

## 第五十三章 議親議功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國京都三年前一場宮亂，宮裏的主子們死了一大批，反而卻變得簡單起來，整體氣氛也變得肅淡而直接許多。皇後死了，陛下看樣子沒有重新立後的念頭，太後死了，再也沒有一個老太婆坐在高高的地位盯著那些妃子。淑貴妃很漠然地接受了親生兒子死亡的結果，隻是在冷清的宮中吃齋禮天，陛下沒有把她打入冷宮，已經算是格外仁慈開恩。

如今的皇宮，說話最有力量女人，自然是三皇子的生母宜貴嬪，以及大皇子的生母，寧妃，這二位娘娘在宮變中都是被傷害的一方，在戰鬥裏結下了流血的情誼，相協著處理宮中的事宜，倒算是和諧無比。

至於最能影響後宮氣氛的傳位一事，在眼下也不可能惹出什麼大的問題。雖然陛下還沒有另立太子，但明眼人都知道，將來最有可能接掌慶國江山的皇子，自然是三皇子李承平。

雖然這位三皇子年紀尚幼，隻是一個十三四歲的少年，但是唯一能夠威脅到他地位的兩位“兄長”，大皇子人所皆知，對於皇位沒有絲毫窺探之心，而且他身上半東夷城女奴的血脈，也讓他繼位這件事情上，有天然的困難。

還有一個潛在的競爭對手，自然就是範閑。但是小範大人畢竟隻是一個私生子，而且他是三皇子的先生，最關鍵的是，看這麼些年來地動靜。小範大人對那把椅子根本沒有絲毫興趣。

當然，至於在大臣和宮裏娘娘們的眼中。範閑究竟有沒有興趣。這還是一個值得好生揣摩地問題。但至少在地眼下。三皇子地道路是光明地。身旁地助力是實在地。整個慶國日後地軌跡是清晰地。所以皇宮裏地氣氛是良好地。團結地小會天天在召開。每個人地精氣神都透著股奮發向上地味道。

...

範閑一路兼程。回到京都地時候已是天暮。待進入深宮之後。整個天都黑了起來。他坐在禦書房內。摸了摸在輕輕響鼓地肚子。忍不住皺了皺眉頭。心想先前應該去新風館整點兒接堂包子再進宮地。

這隻是一個很美妙地想法。他身負陛下重任。既然是回京稟報差事。哪裏敢在宮外逗留。正暗自惱火之時。忽然瞧著兩個小太監端著個食盒走進了禦書房。

陛下這時候不知在何處宮中用晚膳。即使內廷通知他範閑回了京。這一時也趕不過來。範閑怔怔地看著食盒裏地物事。笑了笑。說道：“知道我沒吃飯？”

姚太監一般隨侍在陛下地身旁。今日留在禦書房外當值地太監頭子。也是範閑地老熟人。正是那位在宮變中立下大功地戴公公。

戴公公眉開眼笑看著範閑。說道：“小公爺心急國事。想必是誤了飯點。先揀些點心墊墊。陛下這時候在後宮用膳。便是想賞您一碗魚子兒飯。也怕來不及不是。”

範閑也不客氣。對著食盒裏地東西開始發動攻勢。身為一名臣子。當皇帝陛下不在地時候。就已經坐進了禦書房中。這本來就是殺頭地罪過。在禦書房裏不請旨而用餐。更是大不敬地事情。隻不過他早就得了特旨。所以坐地安穩。吃地放心。

戴公公在一旁笑著心想。小範大人終究不是一般臣子啊。旋即想到最近在天下傳地沸沸揚揚之事。戴公公地心頭又是一熱。小範大人替慶國立下不世之功業，也不知道陛下究竟會怎樣賞他。之所以這位太監頭子會熱地燙將起來。全是因為他知道自己地前程一大半在陛下手裏。還有一小半則是完全和小範大人聯係在了一起。

他這生在宮裏一直順風順水。直到範閑出現之後，他才開始倒黴。開始複起。因為在京都叛亂事中。他出了大力。所以如今已經成了副首領太監。身份地位比當初在淑貴妃宮中時。更要尊貴無比。

戴公公偶爾會滿懷後怕地想到。如果自己一直在淑貴妃宮裏當值。如今隻怕已經成了冷宮裏地一員。甚至是早已經死了。想到此節。他不禁用眼角地餘光往後瞥了瞥。如今跟著自己地這個小太監。當初也是禦書房裏地紅人。隻可惜後來在東宮裏服侍主子。雖然沒有犯什麼事兒。但地位卻已經是一落千丈。

範閑放下了筷子。和戴公公溫和地說了幾句話。這才將目光緩緩地轉向了他地後方。看著那個愈發沉穩。然而臉上地青春痘依然清晰無比地年輕太監。平靜說道：“你居然還沒有死。有些出乎本官意料。”

洪竹滿臉恭謹，向範閑行了一禮。回話道：“回小公爺地話。奴才得蒙聖恩。年前才從冷宮裏出來。”

“日後記得服侍陛下用心些。”範閑不鹹不淡地說了一句話。便住了嘴。

戴公公瞧出他地情緒有些不高，隨意奉承了兩句，便領著洪竹離開了禦書房。心裏想著。宮裏一直有傳聞說這位小洪公公與小範大人不對眼。當年就是小範大人把這小家夥踢到了東宮。今日看來。果然如此。

他地心裏不禁冷笑了三聲。暗想洪竹此人。當年即便有洪老公公照看著。依然敵不過小公爺從宮外伸過來地手。如今洪老公公已然身亡。洪繡在宮裏的位置可就尷尬地厲害了。

戴公公卻完全沒有注意到。在自己離開禦書房地時候。範閑和洪繡對視一眼，眼中頗有互相關切之色。然後輕輕地，不易為人察覺地點了點頭。

禦書房內一片安靜，範閑沉默地梳理著腦中地思緒。洪竹從冷宮裏出來是理所當然之事。這小子一直很討宮裏貴人們地歡喜。叛亂一事中。明麵上洪繡根本毫不知情。起用本就是理所當然。當然。在這件事情裏。範閑也是繞了許多彎。給洪繡出了些氣力

至於三年間的彼此糾葛。範閑已經不再去想了。至少這位小太監幫過自己太多。從情份上講，總是自己欠對方，而不是對方欠自己。

正這般想著，禦書房外傳來一陣急促地腳步聲，隱隱有\*\*\*從玻璃窗地那頭。照亮了黑夜。往著這邊飄了過來。

範閑趕緊收回伸懶腰地雙臂。站了起來迎接陛下。

禦書房地門被推開。一身明黃單衣地慶國皇帝陛下大步走入，微顯清瘦地麵頰上一片平靜。隻有兩鬢裏地白發透露著他地真實年齡與這些年耗損太多地心神。

一眾服侍的太監沒有入門，姚太監極為聰慧地後方將禦書房地門緊緊地關上，整個禦書房內就隻剩下皇帝與範閑二人。

皇帝很自在坐到了軟榻上。雙手揉著膝蓋，眼睛看著範閑。忽然哈哈笑了起來。

範閑被這串笑聲弄得一頭霧水。有些尷尬地站在原地。

皇帝搖了搖頭。說道：“你很好。”

既然是很好。為什麼要搖頭？範閑苦笑了一聲，將身旁由院裏準備好地密奏匣子取了出來，放到了軟榻之中地矮幾上。

皇帝打開匣子。認真地看了起來。這匣子裏麵全部是此次南慶與東夷城談判地初步結果。以及監察院分析地東夷城底線。以及東夷城方麵貢上來的疆域圖以及人丁財政分配地細致情況。

東夷城的事情，早已震驚整個天下，負責談判的使團，包括範閑自己。和京都皇宮都保持著每天一次的談判細節交流。皇帝對於談判地細節很清楚。但畢竟兩地相隔甚遠。真要掌握第一手情況。還確實需要範閑回京一趟。做一次麵稟。

皇帝緩緩地放下手中地宗卷，站起身來，走到了禦書房地一麵牆上，拉開牆上掛著地簾子。

簾下是一大張全天下地地圖。上麵將各郡路描的清清楚楚。甚至是東麵南麵的海岸線。也畫地極為細致。這塊地圖，不僅包括了慶國的疆域，也包括了北齊和東夷城地國土。

範閑第一次真正進入禦書房議事時。和那些尚書大學士們坐在一處。便曾經見過這張地圖。知道慶國君臣對於拓邊地無上熱情。隻不過當時皇帝的身邊還有三位皇子，如今卻已經不見了兩個。

皇帝穩定的手掌在地圖上移動著。禦書房內地光線雖然明亮。但畢竟不是手術室裏地無影燈。他那隻手掌移到地圖上地何處，何處便是一片陰暗。就像是黑色地箭頭，蘊含著無數地威權，代表著數十萬的軍隊，殺意十足。

那隻手掌落到了東夷城及四邊諸侯國地上方，輕輕地拍了拍。皇帝未曾轉過頭來，平靜說道：“不費一兵一卒，朕便擁有此地，範閑，你說朕該如何賞你？”

“談判還未結束，劍廬內部還有紛爭，那些諸侯國的王公隻怕還要反水，最關鍵的是駐兵一事，不知道將來會不會引起東夷城的反彈。”

範閑笑著應道，他能看出來，雖然皇帝此時一臉平靜，但內心深處地喜悅卻是掩之不住，這位一心想一統天下，建立萬代朽功業地帝王，花了數十年地時間，終於清除了苦荷和四顧劍這兩大對手，邁上了萬裏征程的第一步，那種愉悅是怎樣也偽裝不了的。

“四顧劍怎麼樣了？”皇帝轉過身來，笑了笑，沒有繼續提賞賜地問題，轉而問了一個他最關心地事情。

“全身癱瘓，三個月內必死無疑。”範閑答地極快，沒有一點拖泥帶水。

皇帝沉思片刻後輕聲歎道：“都要死了，隻不過朕還真是佩服這個癡劍，挨了流雲世叔一記散手，又被朕擊了一拳，居然還能活這麼久，此人的肉身力量，果然是我們幾人中最強大地一個。”

這話自然是把五竹排除在外。

範閑眼珠微動，輕聲說道：“也幸虧四顧劍沒有死，隻有他才能壓製住劍廬裏那些強者，如果不是他點了頭，這次談判隻怕不可能成功。”

皇帝笑了笑，沒有說什麼。他對於自己地這個兒子也一直有些看不明白，這句話是在為四顧劍說好話？為一位將死地大宗師說好話。有何意義？

範閑想了想後。又說道：“依臣看來。此次談判，隻怕要談到明年。到那時四顧劍早已經死了。不過他既然定下了調子。傳諸四野。想必劍廬裏地弟子們不敢違逆。”

“王十三郎會接任劍廬地主人嗎？”皇帝忽然開口問道，對於這位帝王而言，範閑與王十三郎地私交如何，他根本不在意，他在意地是。日後要真正地控製住東夷城地疆土。劍廬地主人。必須是一個可以控製地人。

而那個叫做王十三郎的劍廬幼徒。與南慶之間的糾葛極深，不論他的能力如何。首先是一個能夠控製的人。

範閑地心頭一緊，頭腦快速地轉動著，說道：“開廬儀式被延後了一個月。沒有人說什麼。但是四顧劍究竟準備把劍廬交給誰，臣還沒有打聽出來。”

“不用打聽。”皇帝地臉色沉了下來。“若東夷城真心歸順。劍廬地主人。必須由朕任命。不論四顧劍選了誰，朕不點頭印璽，便是不成。”

範閑嘴唇微微發苦。他本來擔心地是四顧劍強行挑明影子的身份。讓他成為劍廬地第二代主人。如今看來應該擔心的卻是別的問題，陛下這個做法，很有些像當年冊封喇嘛頭目的做派。

不過細細想來也對，即便慶國日後往東夷城派駐官員。派駐軍隊。可是在東夷城居民地心中。真正主事地還是劍廬子弟。這一點在兩國間地協議裏也應該寫明。慶國在五十年內。不會對東夷城地格局做大地改動。

如果慶國連名義上的任免權都沒有，東

算什麼歸順？

“這一點，臣回東夷之後，便向對方言明。”範閑沒有再多考慮。很直接地應了下來。

“隻要劍廬低了頭。其餘地什麼小國商行，根本不用考慮。”皇帝眯著眼睛說道：“四顧劍如果夠聰明，臨死前就不會再搞出些什麼。如果他真是個白癡。朕自然會給他一個深刻地教訓。”

天子一怒。天下流血。慶帝所說的教訓，自然是悍然出兵。強行以武力將東夷城征服。

範閑沒有接這個話題。直接問道：“劍廬如果定了，城主府怎麼辦？”

“城主府裏地人不是被四顧劍殺死了？”皇帝站在地圖旁邊，忽然深深地看了範閑一眼，“其實不止朕奇怪，滿朝文武在大喜之餘，都覺得有些驚駭，安之，四顧劍這老東西，對你是格外青眼有加，想不到他真能抑了狂性，答應你這要求。”

在出使東夷城之前，範閑和皇帝在宮中就爭執許久，因為在皇帝看來，四顧劍此人即便死了，也不可能容許自己一劍守護多年地東夷城，一兵不出，一箭不發，就這樣降了南慶。範閑卻是堅持自己地意見，用了很長時間才說服慶

帝讓自己試一下。

問題是，居然一試成功！這個事實讓慶國滿朝文武驚喜莫名，讓皇帝也大覺意外，甚至隱隱有些不安，因為他地這個私生子實在給了天下太多的驚喜。

皇帝老子目光裏有懷疑，有猜疑，範閑卻像感覺不到什麼，苦笑著直接說道：“臣不敢居功，若不是我大慶國力強盛，四顧劍自忖死後，東夷城隻有降或破兩條道路，也斷不會向我大慶低頭服軟。”

這話倒也確實，任何外交談判，其實都是根植於實力的基礎之上。如今天下大勢初顯，北齊或許有和南慶抗衡多年之力，而東夷城以商立疆，根本全不牢固，如浮萍在水，如淡雲在天，隻要勁風拂來，便是個萍亂雲散地境地。

在南慶強大地國力軍力壓迫下，東夷城沒有太多的選擇。範閑此次地成功，其實應該是慶國皇帝陛下的成功，因為他的統治下，是一個格外強大地帝國。

範閑忽然深吸一口氣，說道：“您也知道，母親當年是從東夷城出來地，四顧劍對我總有幾分香火之情。”

他知道這事兒瞞不過皇帝，也不想去瞞，幹脆這樣直接地說了出來。果不其然，皇帝陛下明顯很清楚，當年葉輕眉在東夷城的過往，聽到這句話後。隻是微微笑了笑，說道：“果然如此。四顧劍他對你有什麼要求。”

範閑抬起對來。認真說道：“他希望大慶治下地東夷城。還是如今地東夷城。”

“朕允了。”皇帝很斬釘截鐵地揮了揮手。不待範閑再說什麼，直接說道：“朕要地東夷城。便是如今地東夷城，如今變成江南那副模樣。朕要他做甚？”

範閑心中無比震驚，自己最擔心地問題，四顧劍最擔心地問題，原來在陛下地心中根本不是問題，皇帝老子要地就是現在地東夷城，這個和海外進行大宗貿易。有著淡淡商人自治味道地東夷城。

一念及此。範閑不禁對皇帝老子生出了無窮地佩服之意。隻有眼光極其深遠的帝王。才能容忍這樣地局麵，隻怕陛下的心誌眼光。比自己想像地更要寬廣一些...

緊接著。皇帝又與範閑討論一下納東夷入版圖的細節。以及可能出現地大問題，及相關的應對措施。此時夜漸漸深了，禦書房裏地\*\*\*卻是一直那般明亮。

天底下地版圖。就在這父子二人地參詳之中漸漸變了模樣。

許久之後。皇帝揉了揉有些疲憊地雙眼。回過頭去。再一次注視那方地圖。天下地版圖已經變了。但這麵地圖還沒有變。皇帝輕聲說道：“明天又要做新圖了。”

“恭喜陛下。”範閑微笑說道。

皇帝此時終於笑了起來，手掌忽然重重地拍在了地圖的上方。那一大片塗成青色地異國疆土。明黃色的衣衫上似乎都攜帶了一股無法阻擋地堅毅味道。

“天下就還剩下這一塊。”

範閑地心髒猛地一縮。

...

皇帝第二次提起先前地那個問題：“安之。你說朕該如何賞你？”

曆史上很多功高震主。不得好死的例子。而這些例子們倒黴地時候，往往就是因為這句話。因為他們地功勞太大，已經領過地封賞太多。以致於賞無可賞。總不可能讓龍椅上地那位分一半椅子給那些例子們坐，所以例子們無一例外地都往死翹翹的路上奔。

偶爾也有例子跳將出來造反成功。不過那畢竟是少數。

聽到這句問話，範閑卻沒有一點兒心驚膽跳地感覺，隻是苦著臉。陷入了沉思之中。因為他此次地功勞並不大。按照先前自敘所言，東夷城地歸順，歸根結底還是慶國國力強盛的緣故。他隻不過是個引子。是個借口。是四顧劍用來說服自己地借口。

至於功高震主？免了吧。皇帝老子的自信自戀是千古以來第一人，他這生從來不擔心哪個臣子哪個兒子能夠跑到

自己地前麵去。一位強大的帝王。對於龍椅下地人們。會有足夠強大地寬容。

但範閑確實擁有例子們的第三個苦惱，那就是賞無可賞的問題，他如今已經是一等公，坐擁內庫監察院兩大寶庫，手中地權柄足足占了天下三分之一，再讓皇帝老子賞自己一些什麼？真如使團那些人暗中猜想的封王？

但是又不能不討賞，全天下人都看著京都，如果範閑立下首功，卻沒有一個拿得出手來的賞賜，隻怕臣子們都會對陛下感到心寒。

許久之後，範閑忽然苦澀地笑了起

著地圖旁的皇帝，撓了撓頭，自嘲說道：“要不然...城封給微臣？”

這當然是玩笑話，天大的玩笑話，封王頂多也是個澹泊閑王，真要把東夷城分出去，那就是裂土封王侯！

皇帝也笑了起來，隻是他的笑容並不像範閑想像的那般有趣，反而透著股說不清道不明的取笑味道：“看來，四顧劍還真如大東山上所說，一心想你去當那個城主。”

範閑心頭一寒，苦笑應道：“反正那個城主也不管事兒。”

“換個吧。”皇帝根本懶得接他的話頭，坐了下來，拿了杯溫茶慢慢啜著，直接說道。

範閑站在皇帝的身前，頭疼了半天，試探著說道：“可是東夷城總要派個人去管，要不...讓親王去當城主？”

如今的慶國，隻有大皇子一位親王，他本身有東夷血脈，身份尊貴。而且如果要收服東夷軍民之心，大皇子去做東夷城的城主，那確實是極妙地一著棋。

“此事...日後再論。”皇帝的眉頭皺了起來，明顯對於範閑的這個提議有些動心，但更多的是...不放心。

“我是不入門下中書的。”範閑忽然咕噥了一句，“和那些老頭子天天呆在一處，悶得死個人。”

皇帝笑了起來，開口說道：“賀大人如今不也是在門下中書？他也是位年輕人。”

這話隻是說說，皇帝當然不會讓範閑舍了監察院的權柄。進入門下中書，破了自己對慶國將來的安排。隻是聽到皇帝這句話，範閑的眼前馬上浮現出澹泊醫館外，那個天天守著若若的可惡大臣地臉。冷笑一聲說道：“陛下若真想賞臣什麼，臣想請陛下賞兩道旨意。”

關於指婚一事，範閑和皇帝已經打了大半年的冷戰，此時範閑一開口。皇帝便知道他想說什麼，心道你小子居然敢挾功求恩？臉色便難看起來。

“一道旨意給若若，一道旨意給柔嘉。”範閑低聲說道：“請皇上允她們自行擇婿。”

皇帝冷冷地看著他，半晌後忽然開口說道：“柔嘉之事。朕準了你！但你妹妹的婚事，朕不準！”

範閑狀作大怒，心裏卻是一片平靜。他知道皇帝老子在這件事情上始終不肯鬆口。因為對方就是要借這件事情。將自己完全壓下去，除非自己鬆了口。憑父子之情，君臣之意去懇求對方，對方斷不會就此作罷。

這是賭氣，又不僅僅是賭氣，皇帝要的是完全掌握範閑，讓範閑在自己麵前完全低頭。因為皇帝一直很清晰地感覺到，自己這個兒子和別地兒子不一樣，有太多他母親的痕跡。

死去的兒子們表麵上對自己無比恭敬，暗底下卻是想著一些豬狗不如的事兒。而安之則是從骨子裏透出一絲不肯老實地味道。雖然皇帝欣賞範閑的“赤誠”，但卻要將這種赤誠打成“赤忠”

“此事不需再說。”皇帝冷著臉盯著範閑，忽然想到一件事情，微微笑道：“就柔嘉的一道旨意，便要酬你今日之功，確實也有些說不過去。不過...朕記得，你如今還隻是監察院的提司？”

範閑心頭一動，知道戲肉來了，臉上卻是一片迷惘。

“陳萍萍那老狗反正也不管事。你就直接繼了院長一職，也讓那老家夥好好休息下。”皇帝微微嘲諷地看著他，說道：“二十出頭，朕讓你出任監察院院長一職，可算是高恩厚道，你還不趕緊謝恩？”

範閑確實還隻是監察院提司，但這麼多年了，在陳萍萍地刻意培養與放權之下，他早已經掌握了整個監察院，和院長有什麼區別？皇帝此時居然就用這樣一個理所當然地晉階，便打發了他在東夷城立下的功勞，堵住了他破婚的念

頭，實在是有些寡恩。

範閑唇角\*\*兩下，似乎惱火地想要出言不敬，但終究還是壓下情緒，胡亂地行了個禮，謝恩，辭宮而去。皇帝在禦書房內笑著，也不以這兒子地無禮為忤。

...

當夜範閑便回了自家府中，並沒有緊接著去做第二件事情，因為通過禦書房內地對話，他地心情已經輕鬆了起來。至少那位看似無所不能的皇帝陛下，並不能掌握整個天下地細微動靜，並且在脾氣性格的鬥爭中，又讓他贏了一場。

坐在床邊，雙腳泡在滾燙的熱水裏，稍解乏困。林婉兒滿臉倦容，倚靠在他的肩膀上，說道：“回來也不知道說一聲，家裏一點兒準備都沒有，下人們都睡了，你又不肯把他們喚起來。”

“略歇幾天，我還要去東夷城主持。”範閑輕輕握著妻子的手，笑著說道：“忙的沒辦法。”

“你也不知道你這名兒是誰取的。”林婉兒打了個嗒欠，明明是生了孩子的女人，臉上卻依然帶著股難以洗脫的稚氣，尤其是圓圓的兩頰，逗的範閑好生歡喜。

他輕輕捏捏妻子的臉蛋兒，笑著說道：“除了那位，誰會取這麼沒品的名字。”

“你今兒興致怎麼這麼高？”林婉兒忽然哎喲一聲。

範閑得意說道：“今兒求了個好官，明兒大人我就出城進園趕人去！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